

文学必得体现美的品格与力量

□梁鸿鹰

美是人类共同追求，是文学艺术为之倾情的领地，这一点哪怕是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即已展露无遗，难怪歌德会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样本的话，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描绘出人类的美。”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作品，大抵都以美的展示作为核心，有追求的作家大都把体现美的力量作为毕生目标。《我的唐山》具备好作品的共同优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在于描绘了歌德所说的“人类的美”，写了中国人人性的美好、情感的优雅、心灵的博大。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写人性的美是一个源远流长、不绝如缕的可贵传统，今天我们再次在《我的唐山》中听到了这个传统的回响。作品描写的人物并不多，但每个人都是健康的、向上的、美的。这些人不管处于哪个阶层，遭到过什么样的境遇，他们都昂着高贵的头颅。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小毛病，好像也偷懒、也算计似的，但他们不做作、不卑琐、不使坏。他们一直在为生活中的美好而不懈地尽力争取着。在这群人当中，最典型的当然是女主人公曲普莲，她与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经历了诸多的生活磨难与命运嘲弄，但始终能够保持心灵的健康。虽说生活时而向她露出狰狞的面目，但她对生活的热爱从未止歇，她热情地、不停顿地鉴赏着美，她对中国戏曲的热爱发自内心，她对周围每个人的友善、宽厚和真诚都发自内心。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她与陈浩年生死相依，但能倾心关爱后来与浩年生活在一起的秦海庭，精心呵护他们所生的孩子，中国妇女的端庄、勤快、坚韧，在她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正如有评论所说的那样：“她就好像从生活的深处喷涌而出一股清泉”，清新、高洁、恬静，令人久久难忘。同样，活跃在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也有各自的动人与美好，即使纳曲普莲为妾的朱墨轩也是可爱的，他执迷于传播自己所理解的文化、维护我们文化中可贵的传统，反映了这个人物向善的一面。

人是宇宙的中心，向来是文学世界的核心话题。如果当代文学所提供的人物形象难以激起人们的同感、共鸣，如果人们情愿将作家们所提供的文学形象抛之脑

后，那一定是因为这些形象出了问题，一定是这些形象不具备丰富的情感、美好的品质，并且基本上可以肯定，作家是用一种贬抑、轻视的情绪去写的。《我的唐山》里的人物让我们感到，林那北是满怀着重发现和振奋的心情来写这些人物的，她怀着动人的欣赏之情看待自己笔下的每个灵魂。因为他们挺立在作品里，有着坚实的根基。一对容貌神似的兄弟，两个性情迥异的女子，他们出于林那北的想象，但这个想象绝非凭空，他们来自浩瀚的尘封多年的历史，他们从几百本有着“那么多的歧义和纷乱错综横陈”的历史书中走来。林那北从历史中再次发现我们中国人身上散发出美好和可贵，她写他们“挣扎着，渴望着，悲着，喜着”的心路历程，她为这些普通人的体温和呼吸所打动。《我的唐山》里活跃着的这些优美的、无辜的人们，都出于作家对中国人美的热爱。无论是陈浩年、陈浩月两兄弟，还是曲普莲、秦海庭两女子，无论是戏班班主丁范忠，还是“终身县令”朱墨轩，他们受到命运的撞击与牵引，他们经常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始终坦荡而又积极地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行进着。他们被共同投进一个艰难而奇异的旅程里，在唐山、过唐山、返唐山，20多年间，陈家两兄弟与“唐山过台湾”那些普通拓荒者们一样，足迹似乎踏遍了全台湾岛，从鹿角、新竹，到台南、基隆，他们不停地开荒种粮、采茶种桑、沟通商贸、修建铁路，不停地为生存而打拼，台湾的繁荣难道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吗？但对于作为弱女子的曲普莲、秦海庭来说，命运则露出了格外狰狞的面目，使得她们与那些男性们同时展开抗争的时候背负着更为沉重的枷锁，她们的生活经常由悲剧性的片断组成，往往陷入困境或绝境，但她们始终没有被击败。总之，《我的唐山》里的人物是精神上、道义上的永久胜者，他们直到最后一刻都昂首站立着。他们的力量永存。

他们格外看重《我的唐山》，还在于其纯净的品质及高雅的格调。人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大家生活在一个选择多元、价值多样、诱惑多重的社会里，这使得保持纯

粹变得格外不易，与想走捷径、急于拔头筹的写作不同，林那北以自己的创作再次证实了她的冷静与坚守。面对“过台湾”史料的不满园春色，林那北沉得住气，她深信：“某个人物、某段故事、某种意蕴、某些寓意，它们其实都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规律款款行进，如同季节之于植物，没有经过春风秋雨的必要洗礼沐浴，就无法真正催熟一颗香甜的果实。”所以她“不急不躁地俯身体悟种子的芳香”，找寻着艺术表达的路径。她尊重历史，但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尽情放飞自己的想象，全力营造一个独立而妖娆的艺术世界。她写了人生“那么多的无奈与苍凉”，但在这些坎坷中，见不到平庸作家惯常写的那些蝇营苟苟、勾心斗角、落井下石的场景。她注重写人的奋斗，写人有志向、有爱意的苦斗，写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自我轻贱，而是始终善意地、宽厚地保持着自己作为人的高贵的不凡气度。作品表现出作家对我们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的高度认可与尊崇。小说里的人物不管读书多少、家境如何，都保持着高雅的爱好与健康的情趣，他们对戏曲的热爱贯穿始终，他们喜欢茶道，热爱吟花弄月，在任何时候都坚守着内心的宁静和道德的清醒。《我的唐山》的品格力量当然最集中地反映在其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上。作品写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即使像陈浩年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也毅然挺身而出进入义军，并在战场英勇负伤。作家虽没有过多地描写战争场景，但写出了同仇敌忾、义薄云天的强烈爱国情愫。民众为清廷的腐败扼腕痛惜，为我们的江山社稷、文化传统而拼死抗争。陈浩年相信：“只要岛在，就饿不死戏班子，戏场地里的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书页之间回荡着了不起的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使得作品的意蕴格外厚重、坚实。

我们经常疑惑，一部优秀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人们固然可以说来自题材的重要，来自写法的独到，来自主题的正逢其时。但我还认为，必得来自对美的表彰力度，来自独特品格的彰显程度，就《我的唐山》而言，这个判断应该是恰切的。

近年来，林那北的小说创作似乎正在转型，将关注当下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的目光投向了历史。这部《我的唐山》就是她转型后的重要作品。小说从光绪元年写到“马关条约”签订的光绪二十一年，这一年台湾人民组成义军，阻止日本人入台，但惨遭失败。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历史。但小说不是历史著作，而是以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托或依据，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或表达这段历史中人的情感、精神以及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类小说既是历史著作，又是艺术作品。《我的唐山》以陈浩年、陈浩月兄弟，曲普圣、曲普莲兄妹以及秦海庭、朱墨轩、丁范忠等人物为中心，表达了作者对大陆移居民众和台湾的一腔深情，充分体现了台湾和大陆休戚与共的历史事实。

历史小说最困难的不是如何讲述历史，历史已经被结构进历史著作中。只要熟读几部与小说相关的历史著作，小说中的历史事实将大体不谬。历史小说最紧要处是虚构部分，比如人物，比如细节。这是考验一个作家有怎样的能力驾驭历史小说。《我的唐山》恰恰在虚构部分显示了林那北的才华和能力，她抓住了这段历史中人的颠沛和离散，抓住了人物命运的阴差阳错悲欢离合，使一段我们不熟悉的历史，因林那北的艺术虚构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人物的命运、生存和情感的苦难，更是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可以说，“情和义”是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其间陈浩年、陈皓月和曲普莲，曲普圣和陈浩年，丁

长篇创作之所以被许多人认为其艺术水平不如中短篇小说，可能也和它多样的写作动机有关。它有时为迎合某些需要而写作，纪念某个历史事件多少周年；有时为了市场而写作，迎合民众的心理与欲求；有时为了想获奖而写作；有时迎合各种潮流，还迎合国外的汉学家，迎合国内的权威、评论家……如此等等，我并不是说这些“不纯”的动机都不对或不合理，长篇小说本来便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历史性的涵义，只是我们不要忘了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它是为自己内心的表达、情感的需要而存在、而写作的。只有先感动了自己，才能真正地感动读者。林那北的长篇小说《我的唐山》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均感人至深，历历在目；又润物无声，天道、人情、事理，历史的、政治的涵义，均在不言之中。它可以让人一气呵成地读完，获得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享受。

也许，《我的唐山》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广义的历史小说。虽然作品的主体部分、主要人物都是虚构的，远不符合过去从外部规定的“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教条。这一点倒和我过去非常喜欢的凌力的长篇小说《梦断黄河》非常相似。《我的唐山》写了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间发生的历史，其间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背景都是确凿无疑的：大陆移民漂洋过海赴台垦荒、中法战争、马尾海战、甲午战争、台湾沦陷……还可以追溯到明末郑成功收复台湾、台南开府与清末台北兴起等。可这中间所引发的历史故事，则是小说所想象和虚构的。其实，那些被称为是严格的历史小说，也谈不上严格的“真实”，历史人物的神情、语言、思想、感情、行动、场景等，无时无刻不包含着小说家的想象与虚构。我佩服的是，林那北是在写了一部反映大陆民众赴台艰辛垦拓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过台湾》后，再写这部小说的，而且是完全按照小说的规律与文体要求来写作。作者在前期自然也收集史料，走访了许多地点，可在小说的虚构

林那北的《我的唐山》要向人们讲述的是“大唐江山”，这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对故土的怀想，这种怀想便凝聚为“唐山”，大陆民众到台湾，则被称为“唐山过台湾”。林那北的故事便由“唐山过台湾”生发出来，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一个沉甸甸的主题，但林那北的讲述却举重若轻，她把 这个沉甸甸的主题包裹在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 的下面。小说就是在一个缠绵而又惊世骇俗的爱情中开场的。县太爷朱墨轩纳了新妾曲普莲，招长兴堂戏班唱戏庆贺，没想到台上唱戏的陈浩年与台下观戏的曲普莲却一见钟情。这真是蔑视权势也蔑视道德的一见钟情，注定了将会是历尽磨难。被朱墨轩投入大牢的曲普莲不得不跟随着陈浩月飘洋过海逃往台湾。当陈浩年获知这一切时，也就不顾一切地要追到台湾——故事由此开始而一发不可收拾，但我们收获的决不仅仅是 一个感动天地的爱情果实，最终我发现，爱情不过是林那北打造的一条船只，一条引导我们“唐山过台湾”的船只。在到达彼岸的另一端，我们获得的是一种承诺，一种千年的庄重承诺。

细想想，陈浩年听说曲普莲去了台湾后一定要去台湾找她，其实并非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的一个承诺——是他的一个约会牵连了曲普莲，是他没有及时赶到约会的地点才让曲普莲的私情常写，所以哪怕找到海角天涯，他也要找到曲普莲兑现自己的承诺。林那北塑造了一个把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陈浩年。他要对曲普莲信守一个爱情的承诺。同样，他对夏本清也要信守承诺——信守一个职业的承诺。钱庄老板夏本清，因为儿子荣升为福建水师的二副，他要陈浩年开连台戏庆贺，“上谢神明，下慰祖先”。双方商定唱六场戏，但演到第四场，传来夏本清儿子在海战中殉身的消息，夏本清带着夫人匆匆赶往福州。戏唱不下去了，但陈浩年一定要等着夏本清回来，因为他答应 了要唱六场，所以不能走，哪怕怀着他孩子的老婆在台湾等着他，哪怕那么多人来邀他演戏，哪怕他会被土匪掠走，“走就失信于人了”，他就是这样“一根筋地守信践约”。甚至，他面对给他和曲普莲制造了灾难的仇人朱墨轩也要信守着一个承诺，虽然这个承诺来得那么的不心甘情愿，为了救曲普莲和陈浩月，他答应 了朱墨轩的连唱十场戏，明知这是朱墨轩想用这种方式坏了他的嗓子，但他仍然坚持“答应了就得唱”。

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仿佛都是为了各自的承诺而奔波。哪怕这个承诺只是心底的承诺，也要托付给生命。比如曲普圣，他与陈浩年有着兄弟情谊，在陈浩年遭到劫匪的危险时，他必须赴陈浩年，这是他对陈浩年的兄弟般的承诺，这个承诺是用他的生命来抵押的，因此当他看到陈浩年平安地下了山后，便毅然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孟繁华

范忠和蛾娘等的情意感人至深。小说中的陈浩年是梨园中人，因唱戏和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一见钟情。曲普莲并非轻薄之人，她是为哥哥和母亲做了朱墨轩的小妾，但朱墨轩性无能，其景况可想而知。糟糕的是陈浩年同曲普莲第一次夜约会便走错了地方。私情败露，曲普莲误以为是陈浩年告密，便道出实情。县令朱墨轩大怒，误将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带回衙门。陈浩月和曲普莲逃到台湾后，陈浩年为了寻找曲普莲，也去了台湾，到台湾却发现普莲已为弟媳，陈浩年为情所累苦不堪言。曲普圣为解脱陈浩年跳崖而亡。陈浩年妻子秦海庭难产而死。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浩年在台湾再见到曲普莲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陈浩年看到，曲普莲眼里也有泪光。她没有变，脸还是那样粉白，但瘦了，下巴尖出，不再圆嘟嘟的，眼眶因此显大了，显深了，显幽远了。“普莲！”他仍叫着，伸出手，走到她跟前。曲普莲却蓦地一个转身，钻出人群，小跑起来。陈浩年也跑，追上她，张大双臂拦住。他说：“普莲，认不出了吗？我是陈浩年啊，长兴堂戏班子的那个……”

开拓历史小说创作新生命

□吴秉杰

想象中则又释放出了更多丰沛动人的感情，可以说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生命。这也使我想到，那些具有相当广度和一定时间长度的长篇小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过去，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称为是一种广义的历史创作。

时代常常会推出一些重大题材，那是我们的历史无法回避、不能绕过去的文学性题材。能够抓住重要题材，并且加以独立的、艺术的表现，应该说 是作家的敏锐和责任。《我的唐山》这一题目很像散文，意思也就是我的祖国、故土、故乡，却显然也是一部敏感而有重要意义的小说。父兄都曾参加反清小刀会而牺牲了的娥娘，在闽南安溪县陈厝村等待赴台垦荒失踪了的丈夫陈贵19年，又作为母亲继续等待着因在大陆犯事而逃至台湾的儿子陈浩年、陈浩月20年，平滑如镜的“塌寿”镜墙映照着她孤独的身影。同样，在台中鹿港的陈厝村，也有一个孤独的老人陈阿公在苦苦地等待着能返回“唐山”。而小说主人公陈浩年、曲普莲、秦海庭、曲普圣等或穿越七百里海峡往返两地，或为海峡所阻隔，谱写了曲折跌宕、让人叹息感伤的人生历史。人生毕竟强不过命运。在小说中，我们在海峡两岸还看到了许多同样的地名、同样的塌寿镜墙红砖青石的建筑、同样的闽南话、同样的庙宇菩萨和同样的文戏，充分表明两岸的历史血脉、文化血脉、命运血脉，都是相连接的。吴伯雄在最近一次访问大陆时说：他祖上三代移居台湾，出生于台湾，他是台湾人，但他也是中国人。一个中国，当然未必就是大清帝国。《我的唐山》无疑也有说明历史的意义，但更有意思的是，它在实际和具体的内容上又写了

唐山：一种千年的庄重承诺

□贺绍俊

一种千年的庄重承诺

地 从百米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比如长兴堂戏班的班主丁范忠，因为他曾在陈浩年的母亲面前承诺过，不会让陈浩年出事 的，所以无论陈浩年遇到什么灾，惹了什么祸，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担当。因为有了承诺，就有了担当。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陈浩月为了为哥哥担当罪名，关进了牢狱也没有半点怨悔。林那北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就会有着自己的担当，难得的是，一个人能否明白自己的担当是什么，能否勇敢地担当起来。林那北所写的人物都是敢于担当的人物。她从爱情故事入手，那么惊世骇俗的爱情，有着多么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然而一旦为了一个承诺而要担当起 责任时，一切恨一切仇仿佛都可以消弥。在读到陈浩年为了保护朱墨轩而挨了弟弟陈浩月的一刀时，开始真有点难以理解，朱墨轩不是他们兄弟俩的仇人吗？朱墨轩不是正用阴险的办法要坏陈浩年的嗓子吗？陈浩年却要舍身救他。但陈浩年用淡淡的口气回答了我的疑问：“我答应他唱十场，既然答应了，我怎么能再违约？这一辈子违过一次，仅一次，就已经这样万劫不复……”反过 来看，朱墨轩要到台湾来的原因恐怕主要是放下不 下一个对曲普莲的承诺：他始终把曲普莲视为自己的爱妾，他的命也是在曲普莲父亲的精心治疗下起死回生的，承诺里又增添了一份对 她父亲的感恩。

九 九归一，都因为人们心中萦绕着一个最大的承诺：关于大唐江山的承诺。什么叫大唐江山，在我看来，大唐江山就是我们祖先对后辈的承诺，就是一个民族对它的子民的承诺，这个承诺许了千年之久，一直没有改变，因此一代又一代流落在台湾以及海外的人，心中总有一个“我的唐山”存在。因为有了这个承诺，漂泊在外的人就有了根，就有了安放灵魂的故土。这样看来，“大唐江山”也是漂泊者对故土的承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是这棵大树的一片树叶，都会落到“我的唐山”。这个承诺是用大爱来兑现的。小说看上去讲了那么多的爱情故事，而且爱与爱相互纠缠，但一点也不关风花雪月，也不是耳鬓厮磨、浅吟低唱，就因为这些爱情故事最终都指向关于“我的唐山”的大爱。林那北用一个美丽的想象诠释了这个大爱：台湾岛本来是拴在大陆石柱上的，突然石柱断了，台湾岛会被大鲨鱼拖走，岛上的人吃下杨梅，变成钉子，就把台湾岛钉住了。岛 上共有64个人，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钉子，就成为了现在的澎湖64个岛屿。其实何止64颗钉子，林那北在小说中就是把每一个人物都当成一颗钉子来讲述的，无论他们的性格是温柔还是刚烈，他们为了“我的唐山”都会成为一颗坚硬的钉子。林那北要表达的也许就是：“我的唐山”是钉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底的承诺。

在历史与虚构之间

□孟繁华

范忠和蛾娘等的情意感人至深。小说中的陈浩年是梨园中人，因唱戏和朱墨轩的小妾曲普莲一见钟情。曲普莲并非轻薄之人，她是为哥哥和母亲做了朱墨轩的小妾，但朱墨轩性无能，其景况可想而知。糟糕的是陈浩年同曲普莲第一次夜约会便走错了地方。私情败露，曲普莲误以为是陈浩年告密，便道出实情。县令朱墨轩大怒，误将陈浩年的弟弟陈浩月带回衙门。陈浩月和曲普莲逃到台湾后，陈浩年为了寻找曲普莲，也去了台湾，到台湾却发现普莲已为弟媳，陈浩年为情所累苦不堪言。曲普圣为解脱陈浩年跳崖而亡。陈浩年妻子秦海庭难产而死。这种极端化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浩年在台湾再见到曲普莲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陈浩年看到，曲普莲眼里也有泪光。她没有变，脸还是那样粉白，但瘦了，下巴尖出，不再圆嘟嘟的，眼眶因此显大了，显深了，显幽远了。“普莲！”他仍叫着，伸出手，走到她跟前。曲普莲却蓦地一个转身，钻出人群，小跑起来。陈浩年也跑，追上她，张大双臂拦住。他说：“普莲，认不出了吗？我是陈浩年啊，长兴堂戏班子的那个……”

陈浩年把跋在脚上的烂鞋子踢掉，跟着车跑起来。

见到曲普莲了，终于找到了她，他不能眼睁睁地再失去她。

对“情和义”的书写，对一言九鼎、对承诺的看重价值连城重要无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林那北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尊重，他试图复活传统文化。这不只是林那北个人的主观意图，同时更符合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传统文化讲“礼义廉耻”，《我的唐山》要讲的也是礼义廉耻。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只是艰深的经典文献，它更蕴涵在如此朴素的“礼义廉耻”中。

《我的唐山》有移民文学、迁徙文学、离散文学的意味。在民间的传统观念里，“故土难离”、“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怀乡”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或叙事原型。“怀乡”或“还乡”以及“乡愁”，是现代中国以来文学常见的情感类型。《我的唐山》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并在题材上填补了当代小说创作的空白。

开拓历史小说创作新生命

□吴秉杰

一部爱情小说。

作家要表现重要的和有长久价值的文学题材，但作家创作也要从那些总是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开始。在历史领域，最易于被忽略的总是普通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在《我的唐山》中，陈浩年是一个戏子，属“下九流”，但在旧中国，又可算得是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他多情善感，性格冲动而又软弱，既执着又缺乏行动力，恰与中国多数传统文化品格相一致。小说最有光彩的是两位女性的形象。曲普莲刚刚而又果断，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秦海庭的心思细腻又柔顺，却同样体现出了适应生活的韧性。这是两种不同的坚强。她们一个出生于大陆，一个生活在澎湖，都与陈浩年发生了爱情纠葛，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了他的生活和生存。在中国几千年繁衍衍生的历史上，女性始终是被忽视、被牺牲的弱者，可她们的存在又维系着这个社会的稳定和生存。苦难和不幸的爱情经常地伴随着她们。我认为，从大历史中弱者的命运出发，能提供从弱者出发的历史意识，这样的爱情故事也有力地反映了历史的某些本质特征。林那北小说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作品中，凡是爱听戏的人都坏不到哪儿去。不仅包括曲普莲、秦海庭，县官朱墨轩、商人夏本清也是如此。这自然指的是传统戏曲。如娥娘在听到儿子犯事时，也说“是为情，这倒不脏”。中国传统戏曲中有着一种稳定继承的道德准则，它还以潜移默化方式培育着我们的传统人格。实际上，这部具有两岸背景、可以多层次解读的小说，应被视为一部和中国戏曲、传统文学有艺术渊源的新的“传奇”。

写透历史，写出生命的质地

□陈晓明

林那北数年前以小说《寻找妻子古菜花》在文坛引人注目，实际上林那北写作多年，长期编辑《中篇小说选刊》可能练就了的小说眼光，她的小说数量不多，但质地很好。她是一个对艺术认真负责的人。《我的唐山》的出版，再次显示出林那北坚韧的艺术能量和极其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在写作《我的唐山》的时候可以看出她做了大量的案头笔记，读了大量的书籍，她在这方面下了相当的功夫，因此，才能对那一段历史把握得很到位，显现出还原历史的能力。

创作历史小说，首先一点是你有没有还原历史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要认为历史小说就是讲一个历史的故事，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而是要还原历史的全部，还原全部还只是对自己的要求，不能达到必然也是对自我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小说在历史方面是很结实的，是有说服力的，是非常精致、精细和朴实的。

林那北是有历史想象力的。历史叙事并不是直接的还原历史，而是既要还原，也要艺术想象，这二者的结合要恰到好处，这就是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处理历史想象的能力问题。历史小说其实是一种非常严格而困难的文体。中国的历史小说很多，似乎只要发挥想象，像网络上用“穿越”就能够对付一切，所有的细节和还原历史的真实性问题都被放到一边。林那北在《我的唐山》里处理历史要认真严肃得多。这部小说借助历史中的普通人，其实不只是写出一段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写出一个人隐藏了几十年的幻想，这个作品就是有力量的，它回到了生活，回到了生命本身。

这部小说在艺术构思上的特点是写了一段大历史、一些小人物。这种大历史的小说如果缺乏大人物就很难写。过去讲述大历史的作品不少，多是围绕大人物，比如写到福建的历史人物，就会涉及郑成功、林则徐等等，这些人物的每一个动作都会牵动历史的进程，怎么写都有可能。但是写小人物，要回到我们极为朴实的生活中去，在这一点上《我的唐山》做的非常好。这部作品对闽南文化的表现相当真实，细节、情感的层次处理也非常透彻，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林那北把握生活、刻画人物以及表现心理的功力。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林那北写作的“起飞”状态，一方面她有驾驭历史的勇气、迎接挑战的信心；另一方面，她对处理生活的细节把握得非常结实。

今天我们生活的变化如此迅速，要应对这么复杂的现实以及对未来强大的渴望，历史总是慢慢地被我们淡忘了。但是文学怎么回到历史当中？文学如何把我们遗忘的历史保存下来？这应该是文学应该秉持的任务和职责。过去在宏大叙事控制

了整个叙事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求某种突破。但是当我们生活的基础一点点虚空起来，我们的历史感一点点被瓦解的时候我们怎样重建历史？我们现在重写历史，是以个人风格和个人拥抱历史的激情来书写的。在这部作品当中，林那北带着很高的挑战姿态去写那一段“唐山过台湾”的历史，这是非常独特的一段故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民族 的迁徙故事，实际上也是非常 有质感、非常有生活的故事，带有闽台地域文化特点。在全球化时代，这样一种故事及其所表现的生活，可能恰恰是把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以非常亲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的途径。

《我的唐山》立足于今天，以当代意识来书写历史，带着当代人对历史价值的一种发掘和保留责任，甚至是以弘扬和记取的勇气来书写。作品从开头至尾贯穿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对历史的审视、对历史的选择。说到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我们想象历史是根源于对历史的观念、把握历史的才能以及对历史的责任。不同时代书写的历史是不一样的，书写的历史的品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对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是应该承担责任的。这样一个虚构之后的历史，确实打上了当代人理解历史和个人经验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要还原本真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合理的想象，作者要把给出的历史，这确实需要很强大的张力。说到底，它是一个艺术能力的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绝对地还原历史，因为我们难以说哪一个叙述是绝对真实的，也不能说许多个历史叙述加起来是真实的总量。但是我们确实在那一瞬间能够把历史复活，我们需要的是有一种有生命的历史，我们给予历史一种价值，使之和当下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也是我们试图开启未来生存的一个面向。这样的历史才是有生命的。我们并不是简单地 说，林那北叙述的历史有价值是因为真实地还原了闽南的生活，还原了台湾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看质地，看她给小说什么样的生命。当然，二者又有内在的对应关系，紧张的关系是有一种冲突的张力，要还原就不可能有太多的想象，不可能有太多的艺术的虚构把握。但另一方面，要给出历史的质地，给出活生生的生命，给出历史的生命，就要有历史想象和虚构。难度恰恰在这里，在最后的结合点上。

《我的唐山》读起来很有感染力，整部小说有从大处着眼的构思，又有细部的交错呼应。如陈浩年、陈浩月兄弟俩相像中有差异，还有几个女子也是性格中各自有细微的差别。通过细微的差别来展现一种可变异的相似性，这说明林那北在历史小说的艺术手法方面是有创新的，而且没有生涩之感，使得作品在艺术上经得起推敲，经得住考验。